

| 封面 | 评论 |

“70万元一针”的进口药 有无大降价入医保的可能？

□ 蒋理理

| 新华时评 |

全面落实 抓“米袋子”责任

□ 王立彬

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一颗种子要经历多少双手、多少工序，才能变成我们碗里的食物？这一过程的长度就是“米袋子”责任的长度。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启动之际，重申“米袋子”全面责任有重要意义。

悠悠万事，吃饭为大。保障粮食安全责任是全领域、全过程的责任，既包括抓好粮食生产、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的责任，也包括抓好粮食收购、管好用好地方粮食储备、提高粮食流通能力、促进粮食产业健康发展的责任；既包括加强粮食市场调控、实现保供稳价的责任，也包括保障粮食质量安全、推进节粮减损、引导居民健康消费等责任。这既是中央的明确要求，也是让人民群众对“米袋子”放心的体制支撑。

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大、粮食供求长期处于紧平衡、国内粮食生产成本快速攀升的情况下，确保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，是一个重大挑战。各地区各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，要充分认识到粮食安全在落实“六保”任务中的基础性地位，充分认识到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、命脉在水利、出路在科技、动力在政策，对这些关键点要一个一个抓落实、抓到位，努力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。

全面落实抓“米袋子”责任，要不断强化粮食安全意识的宣传普及，大力推进节约用粮，引导居民节约消费、健康消费、绿色消费。粮食安全涉及千家万户。中央要求每个乡镇、街道至少有1个应急供应网点；直辖市、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人口集中的社区每3万人至少有1个应急供应网点；大中城市和价格易波动地区成品粮油储备要达到10到15天供应量。信息要公开，既让每一个市民心里有数，避免不必要恐慌，又鼓励监督，确保储备到位，网点进街，数量充足，质量达标。

近日，治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疾病的药物“70万元一针的诺西那生钠注射液”引发关注。国家医保局信访办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的价格是由药企自行定价，所以该药在每个国家的价格存在一定出入，“除了药物的原材料、研发成本等，药企也会考虑利润问题，加上该药物目前在国内处于市场垄断的情况，价格一直居高不下。”相关药企则回应称，“一直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保持积极沟通，呼吁建立多方共付机制。”

诺西那生钠注射液，是进口药也是“垄断药”。从绝对价格来说，国内“70万元一支”堪称天价；而从全球范围内横向对比来看，这一售价相对来说并不算太离谱。大致来说，这一药品在国外的定价都在“一针几十万元”的区间。区别仅在于，一些国家将之纳入了“福利保障计划”，公共财政支付了药价的大头，患者自付费用得以大大降低。

此前，曾有“诺西那生钠国内售价高达70万元，澳大利亚售价只有人民币200多元”一说，将药品价格和药品报销后患者自付费用混为一谈，引发了不小的误会。在澄清事实、舆论发酵之下，呼吁“诺西那生

钠注射液纳入医保目录”的声音又占据了舆论场——从责任伦理、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，理当如此；然而，鉴于医保基金“收支紧平衡”的实际形势以及“保基本”的使命功能定位，要其为如此高价的罕见病药物买单，或许有些勉强了！

应该说，现在是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，新一轮医保目录调整9月启动，将于2020年11月-12月公布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围绕诺西那生钠注射液，相关职能部门和药企产商也愿意展开谈判。尽管困难重重，但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大降价之后纳入医保目录，还是有希望的。

参照过往的市场规律，孤儿药基本都是采取典型的吸脂定价策略，即在产品刚刚进入市场时将价格定位在较高水平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再逐步降低价格。此外，随着药物专利逐步逼近到期，随着其他企业有权仿制，“垄断药”强势的定价优势也将被稀释，价格走低是大趋势……道理大家都懂，双方都有讨价还价的资本，就看具体谈判的艺术了。

事关商业利益、市场激励以及公共道义、国家责任，罕见病“孤儿药”从来都是一个复杂、沉重的话题。越是如此，越是应该求同存异，越是应该以耐心和智慧寻求最优解。

| 观点 | 1+1 |

8岁童星当评委 请别消费儿童

近日，山东济南一档歌唱比赛请来一名8岁童星做评委，引发网友热议。从网传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该童星以非常“老资格”的口吻，评价着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。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，很多网友提出了质疑，称一个8岁的小孩这样点评大人有点太没礼貌了。但有的网友并不同意，称这不是礼不礼貌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评的问题，主办方也存在博眼球的嫌疑。

对于网友的质疑，小姑娘经纪人反怼：“你有她火吗？你们有她出名吗？”言下之意，能不能当评委的标准，就是“火”，就是“出名”。但这显然站不住脚，当评委需要专业知识，而术业有专攻，“名人”“明星”并非万宝全书。实际上，即使具备专业知识，也并非就能当评委，还应是专业人士中的佼佼者，若此，才有可能点评到位，也才能服众。

当然，8岁成为童星，于其这个年龄，必定有过人的特长或者天赋，但当评委，来评价“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”，至少也早了点。8岁的年龄，刚开始学习，大多还在启蒙的阶段，既缺乏阅历，知识积累也不足。童星以非常“老资格”的口吻，评价着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辈的参赛选手，这样的“错位”所产生的“笑果”，正是主办方期待的。说白了，这其实是对童星的过度消费，是把童星当作赚钱的工具。这对童星，也是极不负责任的。

童星稚嫩的肩膀，终究承载不了与年龄所不相称的沉重的功利负荷，对未来的过度透支，终究将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。实际上，这于童星，也并非他们所愿。人生刚刚起步，名气于他们无益，事实上他们也不需要财富。他们向往的、需要的，只是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、顺其自然地健康成长。对孩子名气的“开发利用”，说到底，都只是从大人自己的利益出发，是对孩子权益的侵犯和剥夺。

保护孩子，就是对属于未成年人的所有权益都无条件地尊重。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，都没有任何理由凌驾于孩子之上，更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。有关方面也应尽到把关责任，为孩子撑起健康成长的保护伞。据北京青年报